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三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 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子瑜魏鴻臚卿季舒少
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

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
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
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
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管歸中書又季
舒善音樂故內伎亦通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
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
送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
在中書是我妹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

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賓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

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復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勅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

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
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
左光祿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
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獎勸文學時
議翕然遠近稱羨祖珽受委奏季舒摠監內作珽被出
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
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
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

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
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
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摠署聲云諫止向并其實未
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
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
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
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
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

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
怠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庶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
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
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
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
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
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
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珽神情機警言詞藻邁逸少馳令譽為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

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
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為娛遊集諸倡家
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嘗
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足令諸
媼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
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
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遮寢亦以貨物所致
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

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
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并
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
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受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
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
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
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

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
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
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
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
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
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
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
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錮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

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
喜二錠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
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璩等叔謀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
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
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畧一部時又除珽秘
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
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

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
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
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
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
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
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
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
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

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
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
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造胡桃
油復為割歲免官文宣每規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
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
上密啓為孝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
為胡桃油以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

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為中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祇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

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
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
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
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
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
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此且
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
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

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按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
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
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
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
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
中和士開等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
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
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

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
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
政以賄成天下訶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
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
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
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
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
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

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可如何帝又怒
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
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
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
何止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猶因
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
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
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

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勅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坑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娑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

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畧出人緩急真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

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

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
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
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并云盲老翁是臣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
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
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
詔頒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

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
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
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
疏并云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
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
淮令張叔畧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
城郡太守叔畧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
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內

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
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
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墮壞珽
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
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
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
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
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

賄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

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
後主令韓長鸞檢察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
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
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
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
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
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闕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
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不測

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聒
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
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
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
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珽且戰且守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
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
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

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
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
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琺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
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為散騎常
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
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
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
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

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
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
學有辭藻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
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北齊書卷三十九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祖珽傳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元本泰譌太后從南
監本改

皆有受納○此句下毛氏本有據法處絞上尋捨之又
盜官遍略一部事發共十七字

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等罪狀○一本
和士開下有侍中左僕射元文遙八字無等字

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五
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灑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馬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為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
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生皮氏女由
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
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
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
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
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

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真病卒世祖方在三臺
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
閨門穢雜為世所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
但不別之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
逆即瞋詈不可諮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支郎中
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為肅宗除領軍府法曹典機密
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闡對無有遺失

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梁輔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關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

先恒侍疾秘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
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秘喪不舉至尊年少恐王公有
貳心意欲普追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錄尚
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
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
定遠禁衛之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
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
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

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
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
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
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
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闕至州未幾太后為
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
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
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

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
舊所附託卑辭曲躬事事諮稟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
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內官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既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
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內省絞殺之子琮微
有識鑒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
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
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功為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為刺史景本介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答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勅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為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

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益增治為天下之最
入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
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
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
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
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
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

知擢為世宗大將軍府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開明承變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

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
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
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
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
衣裘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
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
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

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
欲除卿作州頻勅楊遵彥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
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
勉之顯祖或時切責侍臣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
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過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
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統
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以軍民教
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人馬疲敝奏請每

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為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
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
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遷右僕射又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錄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
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
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
陽勅孝卿總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
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為孝

卿所輕負氣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
邕懼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
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
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
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疆弱多少
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
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
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

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糾並御
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
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
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
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
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
法齊朝因高祖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
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

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為省主
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
執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
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
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
賊退後勅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
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

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無損建
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他才勤於
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為重建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
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
郡本藩寮佐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
俱為州郡主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
流當世以為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北齊書卷四十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尉瑾傳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北史慕善下有以國姓門資五字

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一本之作白

為肅宗除領軍府法曹○推尋文義除字疑衍

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北史公作不

北齊書卷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邱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

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
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
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
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
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大
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
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
軍加鎮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

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鎮據中潭城武
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為景所
攻顯率左右二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
容紹宗等討景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
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州授潁州刺史
七年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為公通前食
邑一千三百戶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二年
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為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

處斷未訖為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
北徐州擒刺史王彊與梁泰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
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
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
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為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
之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
陽郡幹乾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
郡開國公二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史二

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叅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

深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菴羅辰於陁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趨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

赴并州未到間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
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
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
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
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
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
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剋姚
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

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關內外惶惑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蔵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

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
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
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
圍壽陽勅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
軍始喪敗怯懦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勅使催促然始
度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
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逆戰
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

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為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子信機悟有風神徵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勲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齊帥有才藻檢行開皇中通事

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為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衛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

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勅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為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北門為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為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馱賜與過度發言歎

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
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
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尔朱榮徵為
親信至洛陽榮被害即從尔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尔
朱兆入洛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
年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尔朱
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爾父兄皆在山東每懷不

信爾若不走今夜必當殺爾可走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去爾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爾不從我必刺爾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尔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尔朱京纏將爾投我爾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釜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

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邱山
之功封廣興縣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
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韉左右馳
射兼共試力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
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將軍
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保元年除都
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覆城縣開國男從顯
祖討契丹大獲戶口又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

將百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為君二年除領左右大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足牛羊三萬頭河清二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勅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鬪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

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別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
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勅恒令
在嗣主左右兼知內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
轉領軍將軍別封義寧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
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
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
祖珽既出彥深以猛為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

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
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
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
欲攜引之曾有勅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沮難復
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充防捍後主平陽敗還又
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父永少為
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為元天穆薦之於尔朱榮參立孝

莊之謀賜爵代郡公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
臺左丞持節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
子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初高
祖以為行臺左丞尋除潁州刺史又為北揚州刺史天
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大夫依例降爵為乾
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祿大夫景安沉敏有幹局少
工騎射善於事人釋褐尔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
寧遠將軍又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

軍婁昭薦補京畿都督父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將
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景安臨陣
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興和中轉領親信都督邛山
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
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
閑馳騁雅有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
對客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滅國封分錫將士封
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通州刺史

加鎮西將軍轉子為伯增邑通前六百戶餘如故天保
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伯帶定襄縣令賜姓
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
並如故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
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
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
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
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

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
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
司食高平郡幹又拜儀同三司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
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百
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醮射文武預者二
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
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
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

中獸鼻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為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

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顥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

永安君後為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為開府諮議參
軍韶出鎮定州啓為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
豫言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
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
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
幼孤隨母為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
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

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顯祖所知乾明初出為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澗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至河清三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為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

善於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為爪牙每先鋒以
家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
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
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
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
幽州刺史尋徵為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
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
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

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
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
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
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
州亦陷為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
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未出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
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傳伏太安人也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

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河陰伏自
橋夜渡入守中渾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
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已疲弊願得精騎二千
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
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
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為行臺右僕射周
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
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

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礮二酒鍾為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讐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

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邑宿衛授上儀同勅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河陰正為傳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

後兵將罕有全節者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
鎮南兗州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
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
既為闔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
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
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
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
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

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右僕射周帝使其子
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
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
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
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
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
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

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保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保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闖夷險迄於

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傳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

北齊書卷四十一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元景安傳四年從討契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按北
平上疑有脫失

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陽斐字叔鸞北平漁陽人也父藻魏建德太守贈幽州
刺史孝莊時斐於西兗州督護流民有功賜爵方城伯
歷侍御史兼都官郎中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興
和中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梁梁尚書羊
侶魏之叛人也與斐有舊欲請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
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廬亦詣宅相見卿何

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主乃親謂斐曰羊侃
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天下一家安得復論彼此斐終
辭焉使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脩治之又移
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
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爲公家苑
囿遺斐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斐荅書拒曰
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歷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
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

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樹未足盡
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剝
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
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
獵之辭雖係以墮墻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
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尋轉尚書右丞天保初除鎮南
將軍尚書吏部郎中以公事免久之除都水使者顯祖

親御六軍北攘突厥仍詔斐監築長城作罷行南燕州
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壽陽道行臺左丞遷散騎常侍食
陳留郡幹未幾除徐州刺史帶東南道行臺左丞乾明
元年徵拜廷尉卿遷衛大將軍兼都官尚書行太子少
傅徙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抗表致仕優詔不許
頃之拜儀同三司食廣阿縣幹卒於位贈使持節都督
北豫光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中書監北
豫州刺史諡曰敬簡子師孝中書舍人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濟州刺史父文符通直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儀同賀拔勝辟開府行參軍補侍御史世宗引爲大將軍西閣祭酒轉中外府中兵參軍機事強濟爲世宗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世宗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世宗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世宗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初除中書舍人以奏事忤旨免尋除左民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

被禁止會清河王岳將救江陵特敕潛以爲岳行臺郎
還遷中書侍郎尋遷黃門侍郎黃門鄭子默奏言潛從
清河王南討清河王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賂遺還不
奏聞顯祖杖潛一百仍截其鬚左遷魏郡丞尋除司州
別駕出爲江州刺史所在有治方肅宗作相以潛爲揚
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
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揚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
略琳部曲故義多在揚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諧內外甚

得邊俗之和陳泰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
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
幹遷合州刺史左丞如故又除行臺尚書尋授儀同三
司王琳銳意圖南潛以爲時事未可屬陳遣移書至壽
陽請與國家和好潛爲奏聞仍上啓且願息兵依所請
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世祖追琳入京除潛揚州刺
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摠軍民大樹風績
甚爲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

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脩之顯祖初
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年滿之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煩
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
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
又勅送突厥馬數千疋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
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厰由是百姓騷擾
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略故得寧靖武平三年
徵爲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

設僧會以香華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度江侵掠復以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五年與王琳等同陷尋死建業年五十七其家購屍歸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邃子元孝爲嗣士邃字子淹少爲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歷侍御史司徒祭酒尚書郎鄴縣令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出爲中山太守帶定州長史齊亡後卒潛從祖兄懷

仁字子友魏司徒司馬道將之子懷仁涉學有文辭情
性恬靖常蕭然有閑放之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
之任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
實錄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
李壽之情好相得曾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
顧嵇生性情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泰甚
衍以爲然武平末卒懷仁兄子莊之少有名望官歷太
子舍人定州別駕東平太守武平中都水使者卒官懷

仁從父弟昌衡魏尚書左僕射道虔之子武平末尚書
郎沈靖有才識風儀蘊藉容止可觀天保中尚書王昕
以雅談獲罪諸弟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頓微昌
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泰玳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
太原王脩並爲後進風流之士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
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黃門
侍郎待詔文林館思道從父兄正達正思正山魏右光
祿大夫道約之子正達尚書郎正思北徐州刺史太子

唐事儀同三司正山永昌郡守兄弟以后舅武平中並
得優贈正山子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
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
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康寺三少爲物論推許正達從
父弟熙裕父道舒爲長兄道將讓爵由是熙裕襲固安
伯虛淡守道有古人之風爲親表所敬重潛從祖兄遜
之魏尚書義偉之子清靖寡欲卒於司徒記室參軍

崔劼字彥玄本清河人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

宋氏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南縣分
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世爲三齊大族祖靈延宋長
廣太守父光魏太保劾少而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
末自開府行參軍歷尚書儀曹郎秘書丞修起居注中
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
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
清儉勤慎甚爲顯祖所知拜南青州刺史在任有政績
皇建中入爲秘書監齊州大中正轉鴻臚卿遷并省度

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
見稱簡正世祖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劾劾諫以爲不可
由是忤意出爲南兗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書儀同
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
撰新書遇病卒時年六十六贈齊州刺史尚書右僕射
諡曰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
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劾二子拱撫並爲外任
弟廓之從容謂劾曰拱撫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

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劾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拱天統中任城王潛丞相諮議參軍管記室擢揚州錄事參軍廓之沉隱有識量以學業見稱自臨水令爲琅邪王儼大司馬西閣祭酒遷領軍功曹參軍武平中卒

盧叔武范陽涿人青州刺史文偉從子也父光宗有志尚叔武兩兄觀仲宣並以文章顯於洛下叔武少機悟

豪率輕俠好竒策慕諸葛亮之爲人爲賀拔勝荊州開
府長史勝不用其計棄城奔梁叔武歸本縣築室臨陂
優遊自適世宗降辟書辭疾不到天保初復徵不得已
布裘乘露車至鄴楊愔往候之以爲司徒諮議稱疾不
受肅宗即位召爲太子中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問以
世事叔武勸討關西畫地陳兵勢曰人衆敵者當任智
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
大齊之比關西强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

吞并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深謀遠算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穀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成此謀略上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未幾帝崩事遂寢世祖踐阼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出爲合州刺史武平中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既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魏收曾來詣之訪以洛京舊事不待食而起云難爲子費叔武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殮葬

菜木椀盛之片脯而已所將僕從亦盡設食一與此同
齊滅歸范陽遭亂城陷叔武與族弟士邃皆以寒餒致
斃周將宇文神舉以其有名德收而葬之叔武族孫臣
客父子規魏尚書郎林慮郡守臣客風儀甚美少有志
向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其姊爲任城王妃天保末任
城王致之於朝廷由是擢拜太子舍人遷司徒記室請
歸侍祖母李李強之令仕不得已而順命除太子舍人
太子中庶子武平中兼散騎常侍聘陳還卒於路贈鄭

州刺史鴻臚卿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也父固魏洛陽令贈太常少卿休之雋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爲後來之秀幽州刺史常景王延年竝召爲州主簿魏孝昌中杜洛周破薊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榮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

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遷給事中太尉記室叅軍加輕車將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啟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明等俱入撰次永安末洛州刺史李海啟除冠軍長史普泰中兼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尋爲太保長孫稚府屬尋勅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太昌初除尚書祠部郎中尋進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賀拔勝出爲荊州刺史啟補驃騎
長史勝爲行臺又請爲右丞勝經略樊沔又請爲南道
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叅謁時
高祖亦啟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至建業
休之聞高祖推奉靜帝乃白勝啟梁武求還以天平二
年達鄴仍奉高祖命赴晉陽其年冬授世宗開府主簿
明年春世宗爲大行臺復引爲行臺郎中四年高祖幸
汾陽之天池於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其文曰六王三

川高祖獨於帳中問之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者當王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徵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高祖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爲三川亦云涇渭洛爲三川河洛伊洛陽也涇渭洛今雍州也大王若乘天命終應統有闢右高祖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反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開國伯食邑六百戶除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尚書左民郎中興

和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清河崔長謙使於梁武定
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
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
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啟高祖禁止會赦不治五年
兼尚食典御七年除太子中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進
號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八年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
并州敦喻顯祖爲相國齊王是時顯祖將受魏禪發晉
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

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政以聞
顯祖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修起居注頃之
坐詔書脫誤左遷驃騎將軍積前事也尋以禪讓之際
叅定禮儀別封始平縣開國男以本官兼領軍司馬後
除都水使者歷司徒掾中書侍郎尋除中山太守顯祖
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乾明元年兼侍中巡省京
邑仍拜大鴻臚卿領中書侍郎皇建初以本官兼度支
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領幽州大中正肅宗留心政道每

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
爲政治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除都官尚書轉七兵祠
部河清三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
國史休之在中山及治西兗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去
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尋除吏部尚書食陽武縣幹除
儀同三司又加開府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
用莫不才地俱允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平元年除中書
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祿大夫兼中

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竝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六年除正尚書右僕射未幾又領中書監休之本懷平坦爲士友所稱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及珽被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叅軍之徒同入待詔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

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
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
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
爲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
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
鄙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爲典正
邢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
愛重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

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秘書
監源文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
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
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
元行恭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
長安盧思道有所撰錄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
者是其誣罔焉尋除開府儀同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

保大象末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
終於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
志竝行於世子辟彊武平末尚書水部郎中辟彊性疎
脫無文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嗤鄙焉

袁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翻之子也出後
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爲尚書崔休所
知賞魏太昌中釋褐太保開府西閣祭酒年十八領本

州中正尋兼尚書度支郎仍歷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
太子中舍人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之八年兼太府少卿尋轉大司
農少卿又除太常少卿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
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
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叅軍盧思
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義女爲妻而王氏已先
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寮又是國之司憲知

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
叡等議定五禮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
爲政清靖不言而治長吏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
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詣諸州梁鄭兗豫疆境連接
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及
解代還京民庶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
欲遠送既盛暑恐其勞弊徃徃爲之駐馬隨舉一酌示
領其意辭謝令還還京後州民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

爲立碑斂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
功德府省爲奏勅報許之尋除都官尚書仍領本州中
正轉兼吏部尚書儀同三司尚書尋即真聿修少平和
溫潤素流之中最有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
相器待許其風監在郎署之日值趙彥深爲水部郎中
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秩門生慕藿聿
修猶以故情存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材無
愧蓋亦由其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

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嫁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
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
地勢然也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
通讓遺聿修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尚書邢邵
與聿修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
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命考校官人得失經歷
兖州時邢邵爲兖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爲信聿修退
紬不受與邢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忻然領解報書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塞道喪若違忤要勢即恐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齊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又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二子知禮武平末

儀同開府叅軍事隋開皇中侍御史歷尚書民部考功
侍郎大業初卒於太子中舍人

史臣曰崔彥玄奕世載德不忝其先盧詹事任俠好謀
志尚宏遠陽僕射位高望重鬱爲時宗袁尚書清明在
躬以器能見任與陽斐盧潛竝朝之良也有齊季世權
歸佞幸賴諸君維持名教不然則拔本塞源裂冠毀冕
安可道哉

贊曰惟茲數公心安寵辱不夷不惠坐鎮流俗

北齊書卷四十二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陽斐傳謚曰敬簡○北史無敬字

盧潛傳太原王修○北史作王循

從父兄正達○北史作正通

崔劼傳曾祖曠南度河居青州之東時宋氏於河南立
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郡人○魏書北史並云居
青州之時水

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 彪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齊州刺史義深之弟稚廉少而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家人有所求請家人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於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名曰稚廉聰敏好學年十五頗尋覽五經章句屬葛榮作亂本郡紛擾違難赴京永安中釋褐奉朝請普泰初開府記室龍驤將軍廣州征南府錄事參軍不行尋轉開府諮議參軍事前將軍天平中高祖擢爲泰州開

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諧將士軍民樂悅高祖頻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爲世宗驃騎府長史詔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世宗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高祖行經冀州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校戶口增損高祖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景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恆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高祖顧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

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并以其事告世宗世宗喜而語人曰吾足知人矣世宗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長史各舉所知時稚有所稱皆不允衆人未荅世宗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世宗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除安南將軍太原郡守顯祖嘗召見問以治

方語及政刑寬猛帝意深文峻法稚廉固以為非帝意
不悅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
帶西兗州刺史徵拜太府少卿尋轉廷尉少卿遷太尉
長史肅宗即位兼散騎常侍省方大使行還所奏多見
納用除合州刺史亦有政績未滿行懷州刺史還朝授
兼太僕卿轉大司農卿趙州大中正天統元年加驃騎
大將軍大理卿世稱平直為南青州刺史未幾徵為并
省都官尚書武平五年三月卒於晉陽年六十七贈儀

同三司信義二州刺史吏部尚書

封述字君義渤海蓆人也父軌廷尉卿濟州刺史述有
幹用年十八爲濟州征東府鎧曹參軍高道穆爲御史
中尉啓爲御史遷大司馬清河王開府記室參軍兼司
徒主簿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以平幹稱天平中增
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刑定梁散騎常
侍陸晏子沈警來聘以述兼通直郎使梁還遷世宗大
將軍府從事中郎監京畿事武定五年除彭城太守當

郡督再行東徐州刺史武定七年除廷尉少卿八年兼
給事黃門侍郎齊受禪與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
俗問民疾苦天保三年除清河太守遷司徒左長史行
東都事尋除海州刺史太寧元年徵授大理卿河清三
年勅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
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天統元年遷度支尚書三年轉
五兵尚書加儀同三司武平元年除南兗州刺史更滿
還朝除左光祿大夫又除殿中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

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產一無饋遺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拯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迴避進趨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為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娉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供養像對士元打像作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逕府訴云送贏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為吝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武平末太子

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魏員外郎武定中永安公開府法曹稍遷尚書起部郎中轉三公郎出爲東平原郡太守遷定州長史又除河間郡守入爲尚書左丞又爲濟南太守隋開皇中卒詢闕涉經史清素自持歷官皆有幹局才具治郡甚著聲績民吏敬而愛之

許惇字季良高陽新城人也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惇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任司徒主簿以能判斷見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

即是畿郡軍國責辦賦斂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
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治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
形於闕詔頒天下遷魏尹出拜齊州刺史轉梁州刺史
治並有聲遷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
師出討惇常督漕軍無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
殿中尚書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
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
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齊鬣公世祖踐祚領御史中

丞爲膠州刺史尋追爲司農卿又遷大理卿再爲度支
尚書歷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下邳郡幹以年老致仕
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
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
競中正遂馮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
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
之徒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

戲欣笑滿堂惇不解劇談又無學術或竟坐杜口或隱
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
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
御史隋開皇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
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
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羊烈字信卿太山鉅平人也晉太僕卿琇之八世孫魏
梁州刺史祉之弟子父靈珍魏兗州別駕烈少通敏自

修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立學知名魏孝
昌中烈從兄侃爲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
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
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
從兄之敗以爲已利乎卒無所受弱冠州辟主簿又兼
治中從事刺史方以吏事爲意以幹濟見知釋巾太師
咸陽王行參軍遷祕書郎顯祖初爲儀同三司開府倉
曹參軍事天保初授太子步兵校尉輕車將軍尋遷并

省比部郎中除司徒屬頻歷尚書祠部左右民郎中所
在咸為稱職九年除陽平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
蝗犬牙不入陽平境勅書褒美焉皇建二年遷光祿少
卿加龍驤將軍兗州大中正又進號平南將軍天統中
除大中大夫兼光祿少卿武平初除驃騎將軍義州刺
史尋以老疾還鄉周大象中卒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
為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
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

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閥云我累世本
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荅云卿自畢軌被誅以還
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是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
言豈若我漢之河南尹晉之太傅名德學行百代傳美
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惟
薄焉祉子深魏中書令深子肅以學尚知名世宗大將
軍府東閣祭酒乾明初冀州治中趙郡王爲巡省大使
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天統初遷

南兖州長史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出爲武德郡守
烈弟脩有才幹大寧中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
將作丞隋開皇中民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治

源彪字文宗西平樂都人也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
獻公文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孝莊永安中以父功
賜爵臨潁縣伯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平四年涼州大中
正遭父憂去職武定初服闋吏部召領司徒記室加平
東將軍世宗攝選沙汰臺郎以文宗爲尚書祠部郎中

仍領記室轉太子洗馬天保元年除太子中舍人乾明
初出爲范陽郡守皇建二年拜涇州刺史文宗以恩信
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隣人所欽服前政被抄掠者多
得放還天統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典選如故
尋除散騎常侍仍攝吏部加驃騎大將軍屬秦州刺史
宋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莅涇州頗著聲績
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文宗爲治如在
涇州時李孝貞聘陳陳主謂孝貞曰齊朝還遣源涇州

來瓜步真可謂和通矣尋加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徵領國子祭酒三年遷秘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由報効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軍反爲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旣不得退又未

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出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
參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
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
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
堪固守且琳之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
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
可爲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爲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來
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武平

七年周武平齊與陽休之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勅入京授儀同大將軍司成下大夫隋開皇初授莒州刺史至州遇疾去官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六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諸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為善於附會子師少好學明辨有識悟尤以吏事知名河清初司空參軍事歷侍御史太常丞尚書左外兵郎中隋開皇中尚書比部考功侍郎大業初卒於大理少卿文宗弟文舉亦有才幹歷尚書比部二千石

郎中定州長史帶中山郡守卒於太尉長史文宗從父
兄楷字邠延有器幹善草隸書歷尚書左民部郎中治
書侍御史長樂中山郡守京畿長史黃門郎假儀同三
司齊滅朝貴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書元脩伯魏文成
皇帝之後清素寡欲明識理體少歷顯職尚書郎治書
侍御史司徒左長史數郡太守光州刺史所在皆著聲
績及爲度支屬政荒國蹙儲藏虛竭賦役繁興脩伯憂
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

尚書唐邕廻換取捨頗有裨益周朝授儀同大將軍載師大夫其事行史闕故不列於傳齊末又有并省尚書隴西辛慤散騎常侍長樂潘子義並以才幹知名入仕周隋位歷通顯云

論曰李稚廉等以材能器幹所在咸著聲名封述聚積財賄敝於鄙吝季良以學淺爲累文宗以附會見稱然則羊李二賢足爲具美士人君子可不慎與

贊曰惟茲數賢幹事貞固生被雌黃歿存縑素封及源

許終爲身蠹

北齊書卷四十三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封述傳大昌中除尚書三公郎中○北史大昌作天平
子元○北史作元蒨

許惇傳父護魏高陽章武二郡太守○臣範按北史止

言爲州主簿不言二郡太守

源彪傳父子恭魏中書監司空文獻公○臣範按史例

公字疑屬司空之下文獻上疑脫諡字

且琳之于曇頊○通鑑無頊字

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